

其实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情况各有不同；特别是当前最后清除恶党邪灵的时刻，很多干扰是邪灵干的，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企图延缓它们的末日的到来。关键是出现矛盾和问题时，我们修炼人不应该把现实简单化、模式化；身边出现被用病业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也不要再在人身后过多分析人家生前哪还修的不够好，我们在人这一层中还是需要讲厚道的。出现被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心思要放在及时看自己有哪些教训可吸取，自己哪些地方还没修上来。象目前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有的和上述情况类似，有的却是很多其它的情况在起作用。但是不管出现什么矛盾、症状表现在哪个学员身上，只要问题出现了、让自己看到听到了，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每个人自己如何从中修炼提高上去的因素。



#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 正念正行战胜病魔

——与同修切磋



其实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情况各有不同；特别是当前最后清除恶党邪灵的时刻，很多干扰是邪灵干的，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企图延缓它们的末日的到来。关键是出现矛盾和问题时，我们修炼人不应该把现实简单化、模式化；身边出现被用病业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也不要再在人身后过多分析人家生前哪还修的不够好，我们在人这一层中还是需要讲厚道的。出现被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心思要放在及时看自己有哪些教训可吸取，自己哪些地方还没修上来。象目前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有的和上述情况类似，有的却是很多其它的情况在起作用。但是不管出现什么矛盾、症状表现在哪个学员身上，只要问题出现了、让自己看到听到了，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每个人自己如何从中修炼提高上去的因素。



#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 正念正行战胜病魔

——与同修切磋



## 目 录

1、当自己的家 .....	3
2、志坚心不移 .....	10
3、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 .....	14
4、正念消除脑血栓病业假象 四天汇入正法洪流 .....	19
5、向内找去执著 战胜病魔 .....	22
6、严重病业关考验的是谁? .....	25

## 目 录

1、当自己的家 .....	3
2、志坚心不移 .....	10
3、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 .....	14
4、正念消除脑血栓病业假象 四天汇入正法洪流 .....	19
5、向内找去执著 战胜病魔 .....	22
6、严重病业关考验的是谁? .....	25

地许多学员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执著，而且这位学员也圆满到很高的位置上去了，这是后话，但毕竟这位老学员在法正人间到来前走了，损失已造成。

当然，这里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帮助和关心魔难中的同修，危难时刻的确需要有人帮，但关键是如何帮、如何把握分寸，才真是正念正行。从我们看到的不少例子看，严重病业关出现时，主要考验的往往不只是身体承受病业表现的那位学员，而是周围学员，看大家能否真能坚定修炼，看大家能否按照法的要求把握好自己。

事后反思，看到两点，第一，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做事效果不在人数，而是看出发点和过程中的心态是否真的都在法上。第二，身边出现任何人和事，我们都不应该偏离我们要履行的主要使命——抓紧讲真相、救度世人，这是正法弟子的天职。

本例中被用来考验大家的学员，固然有其应该更早放下的地方，但正因为她那些方面还没有放下，巨大的魔难有针对性的压下来的时候，她也就不容易过得去。如果大家当时都不去执著这个学员及其状态，而是把心放平继续集中精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讲清真相的事，可能那个魔难反而不会那么猛烈，因为反正大家都是跟着法在修了，坚定修炼，主次分明；那在神的眼里，利用这个学员对大家继续考验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地许多学员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执著，而且这位学员也圆满到很高的位置上去了，这是后话，但毕竟这位老学员在法正人间到来前走了，损失已造成。

当然，这里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帮助和关心魔难中的同修，危难时刻的确需要有人帮，但关键是如何帮、如何把握分寸，才真是正念正行。从我们看到的不少例子看，严重病业关出现时，主要考验的往往不只是身体承受病业表现的那位学员，而是周围学员，看大家能否真能坚定修炼，看大家能否按照法的要求把握好自己。

事后反思，看到两点，第一，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做事效果不在人数，而是看出发点和过程中的心态是否真的都在法上。第二，身边出现任何人和事，我们都不应该偏离我们要履行的主要使命——抓紧讲真相、救度世人，这是正法弟子的天职。

本例中被用来考验大家的学员，固然有其应该更早放下的地方，但正因为她那些方面还没有放下，巨大的魔难有针对性的压下来的时候，她也就不容易过得去。如果大家当时都不去执著这个学员及其状态，而是把心放平继续集中精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讲清真相的事，可能那个魔难反而不会那么猛烈，因为反正大家都是跟着法在修了，坚定修炼，主次分明；那在神的眼里，利用这个学员对大家继续考验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有位老学员，原来一直是大陆某地区的站长，在那些年中，提起她的名字，大陆学员几乎没人不知道的。这位老学员除了自己坚定修炼外，洪法、带领大家修炼，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众多学员中威信非常高，甚至能起到大面积令行禁止的作用。有同修形容说，4.25那个时候，她说应该去北京上访，多少学员毫不迟疑的就去，说不用去了，大家就都不去了。虽然是个形容的说法，很能体现出她的威信。这场迫害开始一年多之后，这位老学员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这个消息在当地学员甚至外地仰慕她的学员中立刻引起强烈关注。大家都非常关心她的安危，对于如何做才好，更是非常尽心，以至于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学员争执的也非常厉害，大家很动感情。然而这位老学员转天就走了，把许多尊敬她、信任她、跟随她的学员留在震惊、悲痛和疑惑之中。

事后我们了解到，那位老学员身体出现那个严重症状，对她自己是个严峻的考验，但那次考验更主要是针对周围学员来的：看大家是跟法修，还是跟人修。当考验摆在眼前时，大家都动心动情，心思全集中到如何帮她摆脱危难上了，而大家最应该做的讲清真相、护法、揭露邪恶、修炼自己，却都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位老学员的表面安危放在比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天职还重的位置上。神见状立刻加大魔难，让她走了，看她走了大家是否还能坚定修炼，能否跟着法修。所幸后来当

有位老学员，原来一直是大陆某地区的站长，在那些年中，提起她的名字，大陆学员几乎没人不知道的。这位老学员除了自己坚定修炼外，洪法、带领大家修炼，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众多学员中威信非常高，甚至能起到大面积令行禁止的作用。有同修形容说，4.25那个时候，她说应该去北京上访，多少学员毫不迟疑的就去，说不用去了，大家就都不去了。虽然是个形容的说法，很能体现出她的威信。这场迫害开始一年多之后，这位老学员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这个消息在当地学员甚至外地仰慕她的学员中立刻引起强烈关注。大家都非常关心她的安危，对于如何做才好，更是非常尽心，以至于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学员争执的也非常厉害，大家很动感情。然而这位老学员转天就走了，把许多尊敬她、信任她、跟随她的学员留在震惊、悲痛和疑惑之中。

事后我们了解到，那位老学员身体出现那个严重症状，对她自己是个严峻的考验，但那次考验更主要是针对周围学员来的：看大家是跟法修，还是跟人修。当考验摆在眼前时，大家都动心动情，心思全集中到如何帮她摆脱危难上了，而大家最应该做的讲清真相、护法、揭露邪恶、修炼自己，却都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位老学员的表面安危放在比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天职还重的位置上。神见状立刻加大魔难，让她走了，看她走了大家是否还能坚定修炼，能否跟着法修。所幸后来当

## 当自己的家

【明慧网 2005 年 3 月 5 日】想写这篇体会已经很久了。当自己的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不用我多说，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只不过迷中假象常常让我们丢失了自己、常常让别的灵体替我们在活、甚至代替了我们。因为宇宙要正法，大穹要重组，我们从遥远的天体来到这里，我们要救度自己的众生，作为宇宙的保卫者，我们要在宇宙的重组、大穹的更新中做出自己要做的。我们通过常人的身体转生投胎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迷的空间，给我们多了一个肉身，多了一双局限在这个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从而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一入这个迷中，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肉身当成了自己，把庞大宇宙无数空间中的一个小得可怜的空间当成了唯一的真实存在，把迷中的假象当成了真。

这个肉体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宇宙中无数灵体、生命体都能通过这个工具表现、表演。表面的一思一念，哪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神牢牢的控制着人的思想，人却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旧势力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按它们安排的路走。什么空子？思想空子。不是说我们口头上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走了。为了控制我们，它安排

## 当自己的家

【明慧网 2005 年 3 月 5 日】想写这篇体会已经很久了。当自己的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不用我多说，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只不过迷中假象常常让我们丢失了自己、常常让别的灵体替我们在活、甚至代替了我们。因为宇宙要正法，大穹要重组，我们从遥远的天体来到这里，我们要救度自己的众生，作为宇宙的保卫者，我们要在宇宙的重组、大穹的更新中做出自己要做的。我们通过常人的身体转生投胎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迷的空间，给我们多了一个肉身，多了一双局限在这个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从而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一入这个迷中，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肉身当成了自己，把庞大宇宙无数空间中的一个小得可怜的空间当成了唯一的真实存在，把迷中的假象当成了真。

这个肉体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宇宙中无数灵体、生命体都能通过这个工具表现、表演。表面的一思一念，哪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神牢牢的控制着人的思想，人却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旧势力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按它们安排的路走。什么空子？思想空子。不是说我们口头上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走了。为了控制我们，它安排



了我们的一思一念。要想否定它，就要从一思一念上否定它、不要它、不配合它、抵制它。什么叫当自己的家？就是我们的主意识要主宰这个身体，不能让旧势力利用它安排的一思一念主宰了我们、控制了这个身体，从而干扰师父正法。

我们都在清除旧势力，什么是旧势力？旧势力在哪儿？我们的一思一念，只要不合法，背后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就是旧势力。清除的就是它。这个时候，旧势力就躲藏在我们的空间场。邪恶为什么清除不了？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邪恶已经利用其给我们安排的一思一念操纵了我们，就象法中讲的“一把抓”，“它背后还乐你呢”。清除邪恶，首先要清除自己背后的邪恶。不是说表面的话符合法就是自己很正了，真正实质的东西往往不体现在表面。不真正的找自己，平时不踏踏实实的修，不去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很难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的。正法与修炼中，大法弟子碰到的一切事都是很大的事情，只有大法弟子人的一面把其看成了小事从而不在乎，从而滋养了邪恶，让邪恶迫害、干扰着自己与其他同修和整体。

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不只是指表面迫害我们的恶人，更主要的是从一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它就是邪恶、就是邪恶在表现。你分不清了，你把

了我们的一思一念。要想否定它，就要从一思一念上否定它、不要它、不配合它、抵制它。什么叫当自己的家？就是我们的主意识要主宰这个身体，不能让旧势力利用它安排的一思一念主宰了我们、控制了这个身体，从而干扰师父正法。

我们都在清除旧势力，什么是旧势力？旧势力在哪儿？我们的一思一念，只要不合法，背后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就是旧势力。清除的就是它。这个时候，旧势力就躲藏在我们的空间场。邪恶为什么清除不了？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邪恶已经利用其给我们安排的一思一念操纵了我们，就象法中讲的“一把抓”，“它背后还乐你呢”。清除邪恶，首先要清除自己背后的邪恶。不是说表面的话符合法就是自己很正了，真正实质的东西往往不体现在表面。不真正的找自己，平时不踏踏实实的修，不去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很难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的。正法与修炼中，大法弟子碰到的一切事都是很大的事情，只有大法弟子人的一面把其看成了小事从而不在乎，从而滋养了邪恶，让邪恶迫害、干扰着自己与其他同修和整体。

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不只是指表面迫害我们的恶人，更主要的是从一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它就是邪恶、就是邪恶在表现。你分不清了，你把

个突然打击，头脑一片空白。但我与爱人都悟到就是邪恶的干扰，必须正念清除。爱人也悟到在劳教所大约有两年时间手脚一直冰凉，有时凉的象上霜似的，手指尖都发白，也一直没有出过汗。回家后本应认真从心性上找原因还有那些心没放下，而是闭门学法炼功，与同修交流时心态也不稳，甚至晚间同修来家敲门声音大一点都怕的不行，这不正是对着怕心来的吗？事情发生后他认真向内找自己，不断的归正自己，与同修互相交流，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他每天多学法炼功，增加发正念次数。开始时手脚不听使唤，他正念十足的说：手脚是我的，就得听我的，它不让我炼，我就是要炼，硬是一分钟一分钟延长炼功时间直到炼完为止。

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整体配合下，情况大变，五天时他就不用搀扶独立行走了，第10天自己能洗衣服，一个月后就能骑自行车讲真相了。现在我也不流血了，身体有劲了，脸也变得红润了，常人看了都说：大法真神奇。

## 严重病业关考验的是谁？

【明慧网 2005 年 8 月 20 日】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听到同修谈论两种情况，一是如何号召集体发正念帮助受严重病业干扰的同修，二是分析被干扰的学员有哪些执著。这使我想起一位知名老学员的旧事。

个突然打击，头脑一片空白。但我与爱人都悟到就是邪恶的干扰，必须正念清除。爱人也悟到在劳教所大约有两年时间手脚一直冰凉，有时凉的象上霜似的，手指尖都发白，也一直没有出过汗。回家后本应认真从心性上找原因还有那些心没放下，而是闭门学法炼功，与同修交流时心态也不稳，甚至晚间同修来家敲门声音大一点都怕的不行，这不正是对着怕心来的吗？事情发生后他认真向内找自己，不断的归正自己，与同修互相交流，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他每天多学法炼功，增加发正念次数。开始时手脚不听使唤，他正念十足的说：手脚是我的，就得听我的，它不让我炼，我就是要炼，硬是一分钟一分钟延长炼功时间直到炼完为止。

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整体配合下，情况大变，五天时他就不用搀扶独立行走了，第10天自己能洗衣服，一个月后就能骑自行车讲真相了。现在我也不流血了，身体有劲了，脸也变得红润了，常人看了都说：大法真神奇。

## 严重病业关考验的是谁？

【明慧网 2005 年 8 月 20 日】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听到同修谈论两种情况，一是如何号召集体发正念帮助受严重病业干扰的同修，二是分析被干扰的学员有哪些执著。这使我想起一位知名老学员的旧事。

还是根本的执著没有去掉。“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进”（《洪吟（二）》）我开始从一思一念认真查找自己存在那些根本执著心没有放下。

**配合心：**当邪恶抄家时，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我说是，还在邪恶所抄物品清单上签字，当问到大法资料来源时，又谎编一些不该说的话，后又主动被邪恶带走，这些都是不正的，也是配合邪恶的表现。

**名利心：**爱人被劳教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敢照面，有意回避。当有人问我爱人干啥呢？不敢正面回答。而是有意编造谎言搪塞怕丢面子。实际上应堂堂正正告诉对方，因为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劳教了，借机讲真相。

**争斗心：**有时遇到心性上的摩擦，不能以一个修炼人心态去对待，往往向外找怨这怨那、愤愤不平，甚至跟人斗，想争个高低。

**疑虑心：**出院后，心想再流血可怎么办？给大法得造成多大影响，这不给大法抹黑吗？正念不足，没有从根本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怕心：**没能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而是用人的怕心对待正法，从而又产生一种“怕”的执著。

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2月21日我爱人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左半身不好使，左半脸麻木，上嘴唇也肿起来，吃饭拿不住筷子，洗漱需人帮助，上厕所需要我搀扶，真好比雪上加霜。当时对我是一

还是根本的执著没有去掉。“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进”（《洪吟（二）》）我开始从一思一念认真查找自己存在那些根本执著心没有放下。

**配合心：**当邪恶抄家时，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我说是，还在邪恶所抄物品清单上签字，当问到大法资料来源时，又谎编一些不该说的话，后又主动被邪恶带走，这些都是不正的，也是配合邪恶的表现。

**名利心：**爱人被劳教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敢照面，有意回避。当有人问我爱人干啥呢？不敢正面回答。而是有意编造谎言搪塞怕丢面子。实际上应堂堂正正告诉对方，因为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劳教了，借机讲真相。

**争斗心：**有时遇到心性上的摩擦，不能以一个修炼人心态去对待，往往向外找怨这怨那、愤愤不平，甚至跟人斗，想争个高低。

**疑虑心：**出院后，心想再流血可怎么办？给大法得造成多大影响，这不给大法抹黑吗？正念不足，没有从根本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怕心：**没能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而是用人的怕心对待正法，从而又产生一种“怕”的执著。

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2月21日我爱人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左半身不好使，左半脸麻木，上嘴唇也肿起来，吃饭拿不住筷子，洗漱需人帮助，上厕所需要我搀扶，真好比雪上加霜。当时对我是一

它当成了自己，你不就是被它控制了吗？你不就成了旧势力的工具了吗？你不就成了它们一伙的了

提高层次的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修心，“修心最难过”，剜心透骨的去那个心是最难的。我认识到，真正实修中，难的是在常人各种观念的干扰中去分清是不是自己、最后找到自己的过程。用常人的话讲，就是一次次的战胜自己的过程，站在修炼的角度，就是在“我”大脑的思想中，去分清“假我”与“真我”，排斥、战胜一个个、无数的“假我”，用“真我”主宰自己，然后就是做“真我”要做的事。“假我”无数，“真我”只有一个。过去修炼讲脱胎换骨，真的是那样。常人没有为自己活着的，谁能认识到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是自己呢？只有真正修炼的人能做到。在修炼人面前，常人的各种观念本来什么也不是，但在旧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却变得比附体还厉害，就象附体一样无孔不入的干扰着修炼人，干扰着我们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严肃对待呀。我们的主意识不能象得了精神病一样，弱得当不了自己的家了。很多时候呀，不是我们战胜不了，而是我们的主意识没有了，就象死了一样，活着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时候、不精进的时候，甚至心甘情愿的把身体交给它们管了。明慧网上常登出各地同修因病业迫害失去人身，我与许多同修一样，曾不断思

它当成了自己，你不就是被它控制了吗？你不就成了旧势力的工具了吗？你不就成了它们一伙的了

提高层次的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修心，“修心最难过”，剜心透骨的去那个心是最难的。我认识到，真正实修中，难的是在常人各种观念的干扰中去分清是不是自己、最后找到自己的过程。用常人的话讲，就是一次次的战胜自己的过程，站在修炼的角度，就是在“我”大脑的思想中，去分清“假我”与“真我”，排斥、战胜一个个、无数的“假我”，用“真我”主宰自己，然后就是做“真我”要做的事。“假我”无数，“真我”只有一个。过去修炼讲脱胎换骨，真的是那样。常人没有为自己活着的，谁能认识到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是自己呢？只有真正修炼的人能做到。在修炼人面前，常人的各种观念本来什么也不是，但在旧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却变得比附体还厉害，就象附体一样无孔不入的干扰着修炼人，干扰着我们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严肃对待呀。我们的主意识不能象得了精神病一样，弱得当不了自己的家了。很多时候呀，不是我们战胜不了，而是我们的主意识没有了，就象死了一样，活着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时候、不精进的时候，甚至心甘情愿的把身体交给它们管了。明慧网上常登出各地同修因病业迫害失去人身，我与许多同修一样，曾不断思

考过。我只讲几件事，来说明主意识要强、主宰自己的关键。

明慧周刊 163 期最后一页，提到一位同修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但她没有因此而向“病魔”妥协，不用亲人护理，坚持自己独立行走，自己进食、穿衣服……一口面条曾吃了三、四个小时，一件衣服穿了几个小时，独立从床上爬起来需要半个多小时，十几米的路需要走半天，就这样还坚持到单位揭露迫害讲真相……半年后恢复正常。

我认识一位同修，在常人看来百分之百死亡的车祸中，居然象没有事一样站了起来。可是回到家中却痛得站不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难以想象的巨痛跪着、一步一步的爬到厨房，再艰难的把扶着墙物硬撑着做饭、烧菜……第二天，再忍着同样的巨痛爬到楼下的摩托车上，开到市场上买菜，再回来一步一步、一阶一阶的连爬带抓，上楼做家务，甚至她的丈夫下班就在一旁看笑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第三天她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管她当时怎么悟的，首先她在行动上坚决不承认，没有把自己当成伤残人员，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

还有一个同修突然间出现像脑血栓的症状，四肢不能动，不能说话，不吃不睡，同修与她不能沟通。然而她第四天头上就完全正常，学法炼功。她 4 天里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等到她第 4 天站起来时，才知道：她 4 天里全部的思想就是不承认旧

考过。我只讲几件事，来说明主意识要强、主宰自己的关键。

明慧周刊 163 期最后一页，提到一位同修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但她没有因此而向“病魔”妥协，不用亲人护理，坚持自己独立行走，自己进食、穿衣服……一口面条曾吃了三、四个小时，一件衣服穿了几个小时，独立从床上爬起来需要半个多小时，十几米的路需要走半天，就这样还坚持到单位揭露迫害讲真相……半年后恢复正常。

我认识一位同修，在常人看来百分之百死亡的车祸中，居然象没有事一样站了起来。可是回到家中却痛得站不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难以想象的巨痛跪着、一步一步的爬到厨房，再艰难的把扶着墙物硬撑着做饭、烧菜……第二天，再忍着同样的巨痛爬到楼下的摩托车上，开到市场上买菜，再回来一步一步、一阶一阶的连爬带抓，上楼做家务，甚至她的丈夫下班就在一旁看笑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第三天她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管她当时怎么悟的，首先她在行动上坚决不承认，没有把自己当成伤残人员，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

还有一个同修突然间出现像脑血栓的症状，四肢不能动，不能说话，不吃不睡，同修与她不能沟通。然而她第四天头上就完全正常，学法炼功。她 4 天里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等到她第 4 天站起来时，才知道：她 4 天里全部的思想就是不承认旧

经交流认为是病魔的干扰迫害，根本就不是消业，必须彻底否定清除。我要求出院，遭到院方和家人的反对，后与大夫反复交涉，主治大夫说，如果出院出现大流血后果自负，我签了字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后干扰不断，我认真学法，坚定正念并开始找自己。师父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著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哪，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它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

（《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回来后约两个月左右又出现流血不止现象，当时虽然知道是邪恶迫害，发正念清除它。同修来家同我一起学法，集体发正念清除它，半个月这种状态就解除了。直到 2005 年 2 月 14 日这种状态又出现了，自己的心里有些不稳，这魔难怎么还不过去呀，老这样下去别人会说大法弟子怎么也得这个病，甚至以前讲真相明白的人也会产生疑问，给大法造成什么影响啊！经过与同修交流我悟到，想这么多都没有离开“我”字，都没有离开“怕”字，实际上又形成了一种“怕”的执著，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向内找自己，

经交流认为是病魔的干扰迫害，根本就不是消业，必须彻底否定清除。我要求出院，遭到院方和家人的反对，后与大夫反复交涉，主治大夫说，如果出院出现大流血后果自负，我签了字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后干扰不断，我认真学法，坚定正念并开始找自己。师父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著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哪，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像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它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

（《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回来后约两个月左右又出现流血不止现象，当时虽然知道是邪恶迫害，发正念清除它。同修来家同我一起学法，集体发正念清除它，半个月这种状态就解除了。直到 2005 年 2 月 14 日这种状态又出现了，自己的心里有些不稳，这魔难怎么还不过去呀，老这样下去别人会说大法弟子怎么也得这个病，甚至以前讲真相明白的人也会产生疑问，给大法造成什么影响啊！经过与同修交流我悟到，想这么多都没有离开“我”字，都没有离开“怕”字，实际上又形成了一种“怕”的执著，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向内找自己，



希望正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要动人心。同修们，要坚定正念冲破病魔的牢笼，在神的路上精進吧！

## 向内找去执著 战胜病魔

【明慧网 2005 年 4 月 3 日】一个时期以来，我在修炼中经历了一个由认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到整体配合，清除病魔干扰的曲折过程。今天写出来，同还在被病魔干扰的同修交流，用正念战胜病魔，排除干扰，完成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01 年 10 月份恶警突然抄家，当时我爱人不在家，家里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存折、现金、金项链、首饰等都被抄走，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经与同修交流以绝食反迫害方式，两个月后闯出。2002 年我爱人在亲属家遭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送劳教三年。邪恶又企图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后又回到家乡，我便出现例假不走状态，身体疲惫、脸色蜡黄，当时我以为是在消业，每天照样干自己应该干的事。由于认识基点不对，误把病魔干扰当作是在消业，滋养了邪恶生存的空间，让其钻了空子，这种现象持续二年多，终于在 2004 年 10 月 21 日出现大流血晕倒，被家人强行送往医院。当时心里虽然明白，但身不由己，眼睛睁不开，浑身象泥一样四肢无力。在医院输了 1200cc 血，大夫说子宫有鸡蛋大的瘤子需要手术治疗。住院第三天爱人从劳教所回来后，

希望正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要动人心。同修们，要坚定正念冲破病魔的牢笼，在神的路上精進吧！

## 向内找去执著 战胜病魔

【明慧网 2005 年 4 月 3 日】一个时期以来，我在修炼中经历了一个由认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到整体配合，清除病魔干扰的曲折过程。今天写出来，同还在被病魔干扰的同修交流，用正念战胜病魔，排除干扰，完成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01 年 10 月份恶警突然抄家，当时我爱人不在家，家里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存折、现金、金项链、首饰等都被抄走，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经与同修交流以绝食反迫害方式，两个月后闯出。2002 年我爱人在亲属家遭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送劳教三年。邪恶又企图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后又回到家乡，我便出现例假不走状态，身体疲惫、脸色蜡黄，当时我以为是在消业，每天照样干自己应该干的事。由于认识基点不对，误把病魔干扰当作是在消业，滋养了邪恶生存的空间，让其钻了空子，这种现象持续二年多，终于在 2004 年 10 月 21 日出现大流血晕倒，被家人强行送往医院。当时心里虽然明白，但身不由己，眼睛睁不开，浑身象泥一样四肢无力。在医院输了 1200cc 血，大夫说子宫有鸡蛋大的瘤子需要手术治疗。住院第三天爱人从劳教所回来后，

势力的安排，发正念。4 天啊，那是怎样的毅力！一般人恐怕发 1 天、2 天正念看没有效果也许就放弃了。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不能睡的情况下一心想着除恶，白天发、晚上照样发……一般人恐怕 2 天也做不到。

我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次，一天半夜里突然感觉异常难受。爬起来坐在床边，全身无力要虚脱一样，浑身直冒汗，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清醒时，身子依旧坐在床边，我看到地上的脸盆、炉渣子，不知何故，原来是妻子看到我病的样子，赶快起来，到父亲的屋子里给我端来了水，又在我跟前的地面上铺撒了一片炉渣，怕我呕吐。从我失去知觉到清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依稀记得，当我有了一点点意识后，还意识不到这个空间一切物体的存在，准确的说，周围的世界好象不存在了，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被邪魔控制了，常人状态只是一个假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清楚：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身体交给邪魔，我不能配合邪恶，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我不停的发着正念，我竭尽全力的喊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喊了好久好久，但清醒过来，问妻子，她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一直在床边坐着没有动，浑身冒着虚汗，脸色苍白。

返回来再谈“病业”迫害，如果思想中还有“病”的概念，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迷，就容易陷入其中而

势力的安排，发正念。4 天啊，那是怎样的毅力！一般人恐怕发 1 天、2 天正念看没有效果也许就放弃了。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不能睡的情况下一心想着除恶，白天发、晚上照样发……一般人恐怕 2 天也做不到。

我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次，一天半夜里突然感觉异常难受。爬起来坐在床边，全身无力要虚脱一样，浑身直冒汗，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清醒时，身子依旧坐在床边，我看到地上的脸盆、炉渣子，不知何故，原来是妻子看到我病的样子，赶快起来，到父亲的屋子里给我端来了水，又在我跟前的地面上铺撒了一片炉渣，怕我呕吐。从我失去知觉到清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依稀记得，当我有了一点点意识后，还意识不到这个空间一切物体的存在，准确的说，周围的世界好象不存在了，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被邪魔控制了，常人状态只是一个假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清楚：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身体交给邪魔，我不能配合邪恶，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我不停的发着正念，我竭尽全力的喊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喊了好久好久，但清醒过来，问妻子，她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一直在床边坐着没有动，浑身冒着虚汗，脸色苍白。

返回来再谈“病业”迫害，如果思想中还有“病”的概念，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迷，就容易陷入其中而

不能自拔，整天就是为它在学法、在做好。这是邪恶的迫害，邪恶控制了你的身体，你却认为是“病业”，从而在邪恶的带动下难以自拔而不悟。如果站在正法的基点，用正念看问题，根本没有“病”的概念，也根本就不去想“病”这个字，这是邪恶给制造的劫难，这是邪恶要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是邪恶要我们顺它安排的路走。我们的身体怎么能交给它们控制呢，我们自己都当不了自己的家了、管不了这个身体了，那还谈什么走师父安排的路呢？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站准了基点，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要否定它、不配合它、抵制它、清除它。

举个修炼中都能遇到的问题，学法发困。发困，这只是常人状态，其实是邪恶的魔不让我们学法，这是它干扰我们、控制我们的一种形式。你放下了书，就是配合了它、配合了邪恶。几年来，当我遇到困魔干扰我学法时，我向来都是坚决的抵制，瞌睡了，清醒过来再看，不行，就发正念，手软下来了，清醒了继续看书，再不行，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再看书，瞌睡了书掉下来了，捡起来还看……反正就是不听邪恶的，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要学成法！学进法！10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1 小时、1 个半小时，反反复复，我的正念不强，但我就是不向邪恶妥协。历经几次，最艰难的两次，持续七、八十分钟。一认为是自己在瞌睡，就被它控制了，

不能自拔，整天就是为它在学法、在做好。这是邪恶的迫害，邪恶控制了你的身体，你却认为是“病业”，从而在邪恶的带动下难以自拔而不悟。如果站在正法的基点，用正念看问题，根本没有“病”的概念，也根本就不去想“病”这个字，这是邪恶给制造的劫难，这是邪恶要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是邪恶要我们顺它安排的路走。我们的身体怎么能交给它们控制呢，我们自己都当不了自己的家了、管不了这个身体了，那还谈什么走师父安排的路呢？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站准了基点，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要否定它、不配合它、抵制它、清除它。

举个修炼中都能遇到的问题，学法发困。发困，这只是常人状态，其实是邪恶的魔不让我们学法，这是它干扰我们、控制我们的一种形式。你放下了书，就是配合了它、配合了邪恶。几年来，当我遇到困魔干扰我学法时，我向来都是坚决的抵制，瞌睡了，清醒过来再看，不行，就发正念，手软下来了，清醒了继续看书，再不行，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再看书，瞌睡了书掉下来了，捡起来还看……反正就是不听邪恶的，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要学成法！学进法！10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1 小时、1 个半小时，反反复复，我的正念不强，但我就是不向邪恶妥协。历经几次，最艰难的两次，持续七、八十分钟。一认为是自己在瞌睡，就被它控制了，

讲真相。通过各种方式，哪怕是一走一过的人我都不放过，即使再怎么固执的人，甚至抵制、撵我走的人，我也不轻易放过，我认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中毒最深的，越需要下功夫救度，越需要抓紧时间救度，所以我千方百计讲透讲清。我越这样做，旧势力越怕的要死，就想方设法找我的漏，钻空子迫害我。所以在发正念时我告诉它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即便是有漏，有师在，有法在，也不允许你们干扰，我有师父管，不允许你们管，除我师父之外，谁管谁是罪，就必然要解体下无生之门。

第三天，我开始出去贴材料讲真相，两手往上一擎，腿一软摔倒了，我一边往起爬，一边想：邪恶害怕了，又想来干扰，你可吓不倒我，我就是要贴，就是要讲，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就这样，从第四天开始，我又象往常一样一身轻，堂堂正正融入到正法洪流之中。

这件事让周围的常人深深折服大法和师父的功德。我大女儿的公公婆婆（常人）都是一家医院知名的医师，当时知道后，动员我去医院，又想来为我看病，被我婉言谢绝了。事后亲家亲自来看我，让我走给他看，最后感慨的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你呀！”邻居们亲眼看到这神奇的变化，过去不信的，也因此对大法深信不疑了。

讲真相。通过各种方式，哪怕是一走一过的人我都不放过，即使再怎么固执的人，甚至抵制、撵我走的人，我也不轻易放过，我认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中毒最深的，越需要下功夫救度，越需要抓紧时间救度，所以我千方百计讲透讲清。我越这样做，旧势力越怕的要死，就想方设法找我的漏，钻空子迫害我。所以在发正念时我告诉它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即便是有漏，有师在，有法在，也不允许你们干扰，我有师父管，不允许你们管，除我师父之外，谁管谁是罪，就必然要解体下无生之门。

第三天，我开始出去贴材料讲真相，两手往上一擎，腿一软摔倒了，我一边往起爬，一边想：邪恶害怕了，又想来干扰，你可吓不倒我，我就是要贴，就是要讲，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就这样，从第四天开始，我又象往常一样一身轻，堂堂正正融入到正法洪流之中。

这件事让周围的常人深深折服大法和师父的功德。我大女儿的公公婆婆（常人）都是一家医院知名的医师，当时知道后，动员我去医院，又想来为我看病，被我婉言谢绝了。事后亲家亲自来看我，让我走给他看，最后感慨的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你呀！”邻居们亲眼看到这神奇的变化，过去不信的，也因此对大法深信不疑了。



---

盘否定它，就跟师父走。

没得法前我一身病，特别是顽固的高血压，什么办法都治不好，最后只得买五百元钱一瓶的传销药也不管用。修炼大法我一身病全好了，我坚信只有师父能救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孩子虽然不修炼，但她亲眼看到我的变化，也非常支持我。

我虽然很坚定，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难，心里也有点不踏实，不停的向内找，我知道这是旧势力迫害，是我修炼有漏，但漏在哪呢！一时找不到，我很想找同修交流，就让孩子打电话找来两同修。正在此时，我爱人从外地打来电话（他是大法弟子，是一家公司副总，出差到广东办事）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很坚定的说：“莲姿，你不要害怕，一定要坚定，正念要强。”我听了心里踏实多了，这是同修给我的力量和鼓舞，我真的很高兴。

来的这两位同修就帮我发正念铲除黑手，就这样到七八点钟，我就能起来，孩子扶着就能去厕所。头还是剧烈的痛，大汗不停的淌，小便赤黄，典型的血栓症状，但我的心一点没动，时刻都在法中，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加持着我，所以自始至终一点怕都没有，同修和我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直到半夜。

第二天，我就能扶着下楼，到同修家去交流。通过交流，我悟到：三件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这是师父安排的路，一定要走正。几年来我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必须出去发材料

---

盘否定它，就跟师父走。

没得法前我一身病，特别是顽固的高血压，什么办法都治不好，最后只得买五百元钱一瓶的传销药也不管用。修炼大法我一身病全好了，我坚信只有师父能救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孩子虽然不修炼，但她亲眼看到我的变化，也非常支持我。

我虽然很坚定，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难，心里也有点不踏实，不停的向内找，我知道这是旧势力迫害，是我修炼有漏，但漏在哪呢！一时找不到，我很想找同修交流，就让孩子打电话找来两同修。正在此时，我爱人从外地打来电话（他是大法弟子，是一家公司副总，出差到广东办事）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很坚定的说：“莲姿，你不要害怕，一定要坚定，正念要强。”我听了心里踏实多了，这是同修给我的力量和鼓舞，我真的很高兴。

来的这两位同修就帮我发正念铲除黑手，就这样到七八点钟，我就能起来，孩子扶着就能去厕所。头还是剧烈的痛，大汗不停的淌，小便赤黄，典型的血栓症状，但我的心一点没动，时刻都在法中，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加持着我，所以自始至终一点怕都没有，同修和我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直到半夜。

第二天，我就能扶着下楼，到同修家去交流。通过交流，我悟到：三件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这是师父安排的路，一定要走正。几年来我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必须出去发材料

我明确的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学法、不让我学法。每次每次，当我突破的时候，更高的法理豁然展现的时候，我才知道邪恶为什么这样疯狂的阻止我学法，我才知道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多么的关键，多少次突破后，每次的感慨都是“幸亏我没有放弃、幸亏我战胜了那一念”。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法学不进的时候，学法发困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学法的时候，就是境界升华前邪恶垂死挣扎的最后干扰；对学法的干扰，是邪恶最大的干扰。邪恶最怕什么？就是怕我们每天都能学进法。干扰学法的邪恶跟监狱里迫害你的邪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突破邪恶用瞌睡干扰学法与狱中绝食抵制迫害有什么两样呢？

迷中的人啊，总是把肉体的性别当成了自己，把这个肉体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常人才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一生一生就如一场一场的戏，每一场戏中都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成了自己，忘了真正的自己是谁。而我们修炼的人，这一点必须看破。何况，真正的我们是遥远天体的主、王，我们是伟大的神，为助师正法转生到常人社会，怎么会被这个表面的肉体迷住了呢？怎么能把身体交给这些肮脏的低灵呢？让它们代替我们活着呢？太可悲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止是如来呢，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

---

我明确的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学法、不让我学法。每次每次，当我突破的时候，更高的法理豁然展现的时候，我才知道邪恶为什么这样疯狂的阻止我学法，我才知道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多么的关键，多少次突破后，每次的感慨都是“幸亏我没有放弃、幸亏我战胜了那一念”。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法学不进的时候，学法发困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学法的时候，就是境界升华前邪恶垂死挣扎的最后干扰；对学法的干扰，是邪恶最大的干扰。邪恶最怕什么？就是怕我们每天都能学进法。干扰学法的邪恶跟监狱里迫害你的邪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突破邪恶用瞌睡干扰学法与狱中绝食抵制迫害有什么两样呢？

迷中的人啊，总是把肉体的性别当成了自己，把这个肉体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常人才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一生一生就如一场一场的戏，每一场戏中都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成了自己，忘了真正的自己是谁。而我们修炼的人，这一点必须看破。何况，真正的我们是遥远天体的主、王，我们是伟大的神，为助师正法转生到常人社会，怎么会被这个表面的肉体迷住了呢？怎么能把身体交给这些肮脏的低灵呢？让它们代替我们活着呢？太可悲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止是如来呢，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

了、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可是进入常人社会中他们都迷在这里……”“一个神哪，你看他刚才还是一个伟大的神，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一旦进入人体，这个脑子一洗，就真可怕，就分不清了……”大法弟子啊，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的认清自己的真正身份。否则，那是自己在修吗？我们神的一面，该真正的复活了。洪荒万劫，犹如一场梦，慈悲的师父把我们唤醒。我们怎能再糊涂沉沦下去。我们不能让常人的一面——“假我”代替我们活，我们不能徘徊于人在修炼的状态中升华不上去，我们要让神的一面——真正的自己主宰这个身体、当自己的家。在大穹新旧更替的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宇宙中很大的事，走好的每一步都是无比伟大的威德啊！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 志坚心不移

【明慧网 2005 年 11 月 5 日】修大法前，我就能双盘半个小时。99 年 2 月得法后，有个同修说：你一开始真修就盘不住了。我不信，可实际还真是这样，每天双盘从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慢慢增多。有一次，盘了 15 分钟，就有往起飞的感觉，觉得自己在空中转……，我不想飞，就平静下来了。几个月后我能双盘一个小时了，那天骑自行车，感

共同携手，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一起迎接辉煌的明天。

## 正念消除脑血栓病业假象 四天汇入正法洪流

【明慧网 2005 年 1 月 12 日】2004 年 9 月份的一天，大约下午三点来钟，我出去讲真相回来，刚上到四楼觉得右边脑袋剧烈的疼痛，左边身子麻木没有知觉，大汗淋漓，身体沉重走不了。这时我首先想到：我是修炼人，一定要顶住，决不能让邻居发现影响大法形象，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上到六楼，打开门锁进屋就一头扑到床边不会动了，脑袋里一片模糊。但我仍然强制自己坚定的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这一定是黑手迫害，我要铲除它。可这时手和腿都不听使唤了，全身瘫软的躺在地板上。当时我爱人出差在外，孩子上班没回来，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想打电话，记不起号码，手也不会拨号，我就喊隔壁同修，大声的喊，同修听到就来了。我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并让她打电话叫我孩子回来。大约七点来钟孩子回来，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我坚定的说：医院不是我去的地方，医院是常人去的，我要去了医院就是个常人，就得瘫，因为我父亲脑血栓瘫了，十多年前故去了。我大哥五十岁时患脑血栓，十多年花了无数钱至今未痊愈。我今年五十三岁，旧势力想安排我也走这条路，不可能！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全

了、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可是进入常人社会中他们都迷在这里……”“一个神哪，你看他刚才还是一个伟大的神，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一旦进入人体，这个脑子一洗，就真可怕，就分不清了……”大法弟子啊，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的认清自己的真正身份。否则，那是自己在修吗？我们神的一面，该真正的复活了。洪荒万劫，犹如一场梦，慈悲的师父把我们唤醒。我们怎能再糊涂沉沦下去。我们不能让常人的一面——“假我”代替我们活，我们不能徘徊于人在修炼的状态中升华不上去，我们要让神的一面——真正的自己主宰这个身体、当自己的家。在大穹新旧更替的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宇宙中很大的事，走好的每一步都是无比伟大的威德啊！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 志坚心不移

【明慧网 2005 年 11 月 5 日】修大法前，我就能双盘半个小时。99 年 2 月得法后，有个同修说：你一开始真修就盘不住了。我不信，可实际还真是这样，每天双盘从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慢慢增多。有一次，盘了 15 分钟，就有往起飞的感觉，觉得自己在空中转……，我不想飞，就平静下来了。几个月后我能双盘一个小时了，那天骑自行车，感

共同携手，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一起迎接辉煌的明天。

## 正念消除脑血栓病业假象 四天汇入正法洪流

【明慧网 2005 年 1 月 12 日】2004 年 9 月份的一天，大约下午三点来钟，我出去讲真相回来，刚上到四楼觉得右边脑袋剧烈的疼痛，左边身子麻木没有知觉，大汗淋漓，身体沉重走不了。这时我首先想到：我是修炼人，一定要顶住，决不能让邻居发现影响大法形象，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上到六楼，打开门锁进屋就一头扑到床边不会动了，脑袋里一片模糊。但我仍然强制自己坚定的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这一定是黑手迫害，我要铲除它。可这时手和腿都不听使唤了，全身瘫软的躺在地板上。当时我爱人出差在外，孩子上班没回来，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想打电话，记不起号码，手也不会拨号，我就喊隔壁同修，大声的喊，同修听到就来了。我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并让她打电话叫我孩子回来。大约七点来钟孩子回来，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我坚定的说：医院不是我去的地方，医院是常人去的，我要去了医院就是个常人，就得瘫，因为我父亲脑血栓瘫了，十多年前故去了。我大哥五十岁时患脑血栓，十多年花了无数钱至今未痊愈。我今年五十三岁，旧势力想安排我也走这条路，不可能！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全

接着我开始找自己，我发现我还存在着很多的执著心，工作中武断、自负，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我就是师父讲的那种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别人一说就发火的那种人。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后，知道要改掉这种在人中养成的最坏的毛病。也和同修们切磋，可真正遇到事时只是从表面上克制自己，其实心里并不服气，没有从心里真正把执著放掉，没有修炼人的祥和慈悲的心态。还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这怎么能行呢。师父都讲明了自己还做不好，这是多大的漏啊。由于自己的心态不好，使整个点都协调不好，造成了旧势力黑手迫害的最大借口。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对我们资料点人员的迫害，最大的根源在我这，尽管每个人都有漏，可如果我的执著不那么强，和大家共同协调好，学好法、发正念，遇事都能祥和的共同解决，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漏洞。认识后，我的身体当天就不难受了，第二天嘴里的泡全消了，饭也能吃了，很快恢复了正常。别的同修经过向内找也好了，我们资料点一切恢复了正常。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

我讲出来这些是要告诉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关键时刻我们的一思一念很重要，就是磨难再大也要学法，“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要按师父讲的去做，连旧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现在正法的洪势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

接着我开始找自己，我发现我还存在着很多的执著心，工作中武断、自负，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我就是师父讲的那种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别人一说就发火的那种人。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后，知道要改掉这种在人中养成的最坏的毛病。也和同修们切磋，可真正遇到事时只是从表面上克制自己，其实心里并不服气，没有从心里真正把执著放掉，没有修炼人的祥和慈悲的心态。还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这怎么能行呢。师父都讲明了自己还做不好，这是多大的漏啊。由于自己的心态不好，使整个点都协调不好，造成了旧势力黑手迫害的最大借口。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对我们资料点人员的迫害，最大的根源在我这，尽管每个人都有漏，可如果我的执著不那么强，和大家共同协调好，学好法、发正念，遇事都能祥和的共同解决，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漏洞。认识后，我的身体当天就不难受了，第二天嘴里的泡全消了，饭也能吃了，很快恢复了正常。别的同修经过向内找也好了，我们资料点一切恢复了正常。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

我讲出来这些是要告诉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关键时刻我们的一思一念很重要，就是磨难再大也要学法，“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要按师父讲的去做，连旧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现在正法的洪势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

觉两腿轻飘飘的。在这过程中，有时是哭着盘下来的，真是考验人的意志。双盘过半小时那一关时，我疼的喘气声都粗了，硬是不把腿放下来，一位阿姨（老学员）问我苦不苦，我笑着说：“不苦，没法的人才苦呢。”阿姨笑着点点头。

2001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被邪恶中共的610、国安部门非法关押在医院里。邪恶为了尽快非法提审我，想尽办法给我腰部做了手术，在腰上打了钢卡、螺丝；双脚拍片子后，医生说骨头是碎的，有一块都碎的看不见了，就这样了，可他们没有复位没再做处理，就原封不动给我的膝盖以下全打了石膏。

躺在床上，我从未想过我会如何，就一个心思——修大法炼功。记得那时有个护士说：别人一个骨头坏了，都疼得哭着不行，你这么多骨头坏了，也没见你哭。是啊，我确实没感到怎么疼，那一定是慈悲的师父承受了弟子很多的苦难。不能站着，我就躺在床上每天炼功，单位安排来“转化”陪护的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学过舞蹈，这动作这么好看。”我说：“这是在炼法轮功呢”。邪恶610、国安的恶徒知道后来恐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强身健体的方法。他们无奈，我依然每天坚持炼功。有空时，我就向医生护士及身边的人讲真相，揭露邪恶暴行。没几天，610、国安就把我转到了严密控制的监狱医院，后来明白：邪恶之徒想的是尽快要所谓的口供。

觉两腿轻飘飘的。在这过程中，有时是哭着盘下来的，真是考验人的意志。双盘过半小时那一关时，我疼的喘气声都粗了，硬是不把腿放下来，一位阿姨（老学员）问我苦不苦，我笑着说：“不苦，没法的人才苦呢。”阿姨笑着点点头。

2001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被邪恶中共的610、国安部门非法关押在医院里。邪恶为了尽快非法提审我，想尽办法给我腰部做了手术，在腰上打了钢卡、螺丝；双脚拍片子后，医生说骨头是碎的，有一块都碎的看不见了，就这样了，可他们没有复位没再做处理，就原封不动给我的膝盖以下全打了石膏。

躺在床上，我从未想过我会如何，就一个心思——修大法炼功。记得那时有个护士说：别人一个骨头坏了，都疼得哭着不行，你这么多骨头坏了，也没见你哭。是啊，我确实没感到怎么疼，那一定是慈悲的师父承受了弟子很多的苦难。不能站着，我就躺在床上每天炼功，单位安排来“转化”陪护的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学过舞蹈，这动作这么好看。”我说：“这是在炼法轮功呢”。邪恶610、国安的恶徒知道后来恐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强身健体的方法。他们无奈，我依然每天坚持炼功。有空时，我就向医生护士及身边的人讲真相，揭露邪恶暴行。没几天，610、国安就把我转到了严密控制的监狱医院，后来明白：邪恶之徒想的是尽快要所谓的口供。



在监狱医院里很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天早晨听到那铁链哗哗作响，门一道道被打开，接着 610、安全局的恶人轮番进来凶神恶煞般的恐吓、威逼，非法审问，一连十天左右，直到我将他们的笔录本撕掉为止，他们再也不来了。看着他们的行为，只觉得可悲、可怜又可笑。我什么也不怕，在黑暗的监狱里，我看见房屋上空护法神都在那坐着呢。二十多天后，我可以坐起来了，我就开始炼第五套功法，因躺得太久，人有些虚，打手印时胳膊都在抖，腿被石膏裹着，只能散盘，这样坚持了几分钟，但我心中非常愉快：可以坐着炼功了！同室有个人说：你一打坐就像莲花一样，真好看。

在这里还先后来其他四位女同修，都是被迫害极为严重的，有三位是为抗议迫害绝食多日被邪恶送进来的。在这里我们一起背法、交流，一起相互鼓励、反迫害，最终邪恶不得不先后放她们回家。那时心中最难过的是自己学法太少。我想学法，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不能承认这迫害行为！

二十天后，我回到了家。那是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看着树上嫩绿的小芽，我真感觉到了：“连宵风雨不须愁”，“数点梅花天地春”。几天后，我坚决去医院把脚上的石膏拆了，看着骨瘦如柴，肌肉已经萎缩了的双腿，医生背地里给我父亲说：“家里给买个双拐，以后回家试着拄双拐吧”。我知道后说：“不用，我只要每天坚持学法炼功。”除坚持学法

在监狱医院里很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天早晨听到那铁链哗哗作响，门一道道被打开，接着 610、安全局的恶人轮番进来凶神恶煞般的恐吓、威逼，非法审问，一连十天左右，直到我将他们的笔录本撕掉为止，他们再也不来了。看着他们的行为，只觉得可悲、可怜又可笑。我什么也不怕，在黑暗的监狱里，我看见房屋上空护法神都在那坐着呢。二十多天后，我可以坐起来了，我就开始炼第五套功法，因躺得太久，人有些虚，打手印时胳膊都在抖，腿被石膏裹着，只能散盘，这样坚持了几分钟，但我心中非常愉快：可以坐着炼功了！同室有个人说：你一打坐就像莲花一样，真好看。

在这里还先后来其他四位女同修，都是被迫害极为严重的，有三位是为抗议迫害绝食多日被邪恶送进来的。在这里我们一起背法、交流，一起相互鼓励、反迫害，最终邪恶不得不先后放她们回家。那时心中最难过的是自己学法太少。我想学法，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不能承认这迫害行为！

二十天后，我回到了家。那是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看着树上嫩绿的小芽，我真感觉到了：“连宵风雨不须愁”，“数点梅花天地春”。几天后，我坚决去医院把脚上的石膏拆了，看着骨瘦如柴，肌肉已经萎缩了的双腿，医生背地里给我父亲说：“家里给买个双拐，以后回家试着拄双拐吧”。我知道后说：“不用，我只要每天坚持学法炼功。”除坚持学法

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静静的看。师父的一段话吸引了我，我反复看了几遍。师父说：“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靠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看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可我在迫害中一直想着要战胜它，要铲除它对我的干扰迫害。我这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了吗？这无形中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吗？既然存在它就能迫害你，能干扰你。因为你承认了它。

悟到这儿我就开始发正念，我说：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黑手及不法神对我的一切迫害，无论历史上签过什么约，我都不承认。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配考验我，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发完正念后，我感到了多少天来从没有过的轻松感，牙很快也不疼了。

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静静的看。师父的一段话吸引了我，我反复看了几遍。师父说：“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靠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看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可我在迫害中一直想着要战胜它，要铲除它对我的干扰迫害。我这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了吗？这无形中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吗？既然存在它就能迫害你，能干扰你。因为你承认了它。

悟到这儿我就开始发正念，我说：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黑手及不法神对我的一切迫害，无论历史上签过什么约，我都不承认。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配考验我，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发完正念后，我感到了多少天来从没有过的轻松感，牙很快也不疼了。

力气，也坚持炼。照常正点发正念，照常学法，照常工作。第二天下午开始好些了，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刚过一天又开始了，这次比上次还厉害，嘴苦的饭一口也不能吃，浑身疼，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脑子昏昏沉沉。尽管我还坚持正点发正念，可太难受了，觉得正念也没那么强。

过了一天又稍好些，我想总算闯过来了。哪成想，晚上又开始了。我就这样好好歹歹十多天，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后来头疼的象要裂开，浑身难受的躺也不是坐也坐不住，满嘴都起的大泡，牙也疼得受不了，咳嗽、吐血，整晚上难受得不能睡觉。虽然我还在发正念，可正念不强，已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我当时想，哎呀，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死了算了。这念头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劲，我是大法弟子啊，有多少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啊！师父为救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就这么一点的难就过不去了？多么自私啊。

这样我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这一切，平时遇到工作或身体上的干扰我觉得自己正念很强，有时往网站发东西邪恶会想着法的干扰，让你不是这里出现故障就是那里出现毛病，发正念后都能顺利解决。身体上虽有些干扰，正念中也会很快过去。可这次这么厉害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漏洞，自己做得不好才被邪恶钻的空子，我的漏在哪儿呢？

那天我坚持着起来学法，翻开师父最近《2004

力气，也坚持炼。照常正点发正念，照常学法，照常工作。第二天下午开始好些了，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刚过一天又开始了，这次比上次还厉害，嘴苦的饭一口也不能吃，浑身疼，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脑子昏昏沉沉。尽管我还坚持正点发正念，可太难受了，觉得正念也没那么强。

过了一天又稍好些，我想总算闯过来了。哪成想，晚上又开始了。我就这样好好歹歹十多天，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后来头疼的象要裂开，浑身难受的躺也不是坐也坐不住，满嘴都起的大泡，牙也疼得受不了，咳嗽、吐血，整晚上难受得不能睡觉。虽然我还在发正念，可正念不强，已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我当时想，哎呀，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死了算了。这念头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劲，我是大法弟子啊，有多少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啊！师父为救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就这么一点的难就过不去了？多么自私啊。

这样我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这一切，平时遇到工作或身体上的干扰我觉得自己正念很强，有时往网站发东西邪恶会想着法的干扰，让你不是这里出现故障就是那里出现毛病，发正念后都能顺利解决。身体上虽有些干扰，正念中也会很快过去。可这次这么厉害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漏洞，自己做得不好才被邪恶钻的空子，我的漏在哪儿呢？

那天我坚持着起来学法，翻开师父最近《2004

外，我从站开始，先炼第三套功法，一遍、二遍、三遍，我分三次才炼完，第一天、第二天……，炼功时间逐渐增长，脚的疼痛没能动摇我的决心。一星期后，我从只能站一分钟到能迈步行走了。

炼神通加持法时可难了，那个脚腕特别硬，一搬就疼得钻心。第一周只能炼单盘，坚持十分钟。能不能双盘呢？后来我想，以前能双盘，现在也一样能双盘，别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修炼的步伐。意识到了，可做起来真苦，硬是把腿双盘了，撕心裂肺的疼啊，几秒钟都受不了，拿下来了，思想业也干扰：“这脚骨本来就没复位，这双盘硬搬上来，会不会影响恢复……”，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是思想业的干扰，炼功是最好的，我分清了哪个是我要的，哪个是思想业，是要清除的。

我从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往上盘，只要有一天到了十分钟，以后就不低于十分钟，最后，我双盘又能和以前一样盘一个小时以上了。除了肉体上的痛楚外，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苦难，有另外空间邪魔干扰的表现，有被邪恶蒙蔽加上怕心作怪的父母的强烈干涉、打骂；丈夫也被邪恶非法迫害……为阻止我修炼，父亲三次与我断绝父女关系，几次要将我赶出家门……我始终本着善念向他们讲真相，力所能及做一些家务，后来，父母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期间，610、国安、派出所、街道办也不断的来骚扰，只要来人，我就向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几个国安拿着收监令企图将我再次非法关进

外，我从站开始，先炼第三套功法，一遍、二遍、三遍，我分三次才炼完，第一天、第二天……，炼功时间逐渐增长，脚的疼痛没能动摇我的决心。一星期后，我从只能站一分钟到能迈步行走了。

炼神通加持法时可难了，那个脚腕特别硬，一搬就疼得钻心。第一周只能炼单盘，坚持十分钟。能不能双盘呢？后来我想，以前能双盘，现在也一样能双盘，别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修炼的步伐。意识到了，可做起来真苦，硬是把腿双盘了，撕心裂肺的疼啊，几秒钟都受不了，拿下来了，思想业也干扰：“这脚骨本来就没复位，这双盘硬搬上来，会不会影响恢复……”，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是思想业的干扰，炼功是最好的，我分清了哪个是我要的，哪个是思想业，是要清除的。

我从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往上盘，只要有一天到了十分钟，以后就不低于十分钟，最后，我双盘又能和以前一样盘一个小时以上了。除了肉体上的痛楚外，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苦难，有另外空间邪魔干扰的表现，有被邪恶蒙蔽加上怕心作怪的父母的强烈干涉、打骂；丈夫也被邪恶非法迫害……为阻止我修炼，父亲三次与我断绝父女关系，几次要将我赶出家门……我始终本着善念向他们讲真相，力所能及做一些家务，后来，父母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期间，610、国安、派出所、街道办也不断的来骚扰，只要来人，我就向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几个国安拿着收监令企图将我再次非法关进

监狱，我想起师父讲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是修大法的，谁也动不了我，我边发正念边义正辞严的正告他们，向他们讲真相，在父母的声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大战”，正义战胜了邪恶，善念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们收回收监令，停止了对我的进一步迫害。

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随着学法和心性的提高，加上坚持不懈的炼功，就这样，从受伤那天算起，40天能走，两个月能双盘，三个月时，我就基本能活动自如了，现在，自然也能跑能跳了。再苦再难，也没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和修炼大法的那颗心。这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段亲身经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洪恩和洪大的慈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 从根本上不承认 旧势力的一切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14 日】近来在同修的切磋文章中，一直有在旧势力邪恶黑手的干扰迫害下，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并失去生命的文章，感到很痛心。我们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和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前不久就被干扰得非常严重。但坚定的正念正行，冲破了黑手的干扰。我把我们的情况

监狱，我想起师父讲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是修大法的，谁也动不了我，我边发正念边义正辞严的正告他们，向他们讲真相，在父母的声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大战”，正义战胜了邪恶，善念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们收回收监令，停止了对我的进一步迫害。

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随着学法和心性的提高，加上坚持不懈的炼功，就这样，从受伤那天算起，40天能走，两个月能双盘，三个月时，我就基本能活动自如了，现在，自然也能跑能跳了。再苦再难，也没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和修炼大法的那颗心。这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段亲身经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洪恩和洪大的慈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 从根本上不承认 旧势力的一切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14 日】近来在同修的切磋文章中，一直有在旧势力邪恶黑手的干扰迫害下，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并失去生命的文章，感到很痛心。我们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和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前不久就被干扰得非常严重。但坚定的正念正行，冲破了黑手的干扰。我把我们的情况

说一下，希望给走不出病业的同修一个提示，共同切磋，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我们资料点上人手少，工作量大，但我们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做大法的工作，各自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所以两年来我们一直做得比较顺利。虽然有时也有些干扰和摩擦，但都能找到不足，重新归正。可是在上个月（7月）初，忽然我们点上的每个人几乎都受到了病业的干扰，而且来势凶猛。有一个同修牙疼得脸肿得老高，另一位重感冒一样，浑身疼，鼻涕眼泪直流。还有一位上吐下泻，肚子痛的直不起腰来。这对我们资料点整体的迫害来的很突然，我嘱咐大家再难受也一定要坚持学法，并坚持多发正念。并找找我们最近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

通过交流我们找到了不足，发现我们最近在一起学法少，切磋也少，致使有的同修对某件事有不同意见时，不能及时讲出来，闷在心里，别的同修又有些误会造成一些隔阂，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大家又各自向内找，找出自己的执著，身体很快恢复。可没过两天，对我身体的干扰又上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上网，忽然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凉气缠住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浑身发冷。我坚持把工作做完，每到正点都发正念。发正念时好一些，可过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发抖，头疼，嗓子疼，浑身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决不能被黑手控制，坚决战胜它。早晨照常起来炼功，尽管没一点

说一下，希望给走不出病业的同修一个提示，共同切磋，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我们资料点上人手少，工作量大，但我们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做大法的工作，各自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所以两年来我们一直做得比较顺利。虽然有时也有些干扰和摩擦，但都能找到不足，重新归正。可是在上个月（7月）初，忽然我们点上的每个人几乎都受到了病业的干扰，而且来势凶猛。有一个同修牙疼得脸肿得老高，另一位重感冒一样，浑身疼，鼻涕眼泪直流。还有一位上吐下泻，肚子痛的直不起腰来。这对我们资料点整体的迫害来的很突然，我嘱咐大家再难受也一定要坚持学法，并坚持多发正念。并找找我们最近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

通过交流我们找到了不足，发现我们最近在一起学法少，切磋也少，致使有的同修对某件事有不同意见时，不能及时讲出来，闷在心里，别的同修又有些误会造成一些隔阂，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大家又各自向内找，找出自己的执著，身体很快恢复。可没过两天，对我身体的干扰又上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上网，忽然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凉气缠住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浑身发冷。我坚持把工作做完，每到正点都发正念。发正念时好一些，可过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发抖，头疼，嗓子疼，浑身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决不能被黑手控制，坚决战胜它。早晨照常起来炼功，尽管没一点